

# 法忍抄本殘卷王梵志詩初校

陳慶浩

## 校勘凡例

- (一) 各詩編號非原卷所有，而為整理者據原卷所示「八十」「一百」之編號逆推上及順推下者。
- (二) 以①②……等翻白體表示原卷分行處及行第數。
- (三) □ 號表原卷漫漶處。
- (四) ○ 號表原卷殘缺處。
- (五) [ ] 表整段滯漫。
- (六) [ ] 表原卷衍文，應刪去。
- (七) △ 表原卷漏抄字。
- (八) ( ) 應校改之字。

- 69 我今一身內，修營等一國；管□□□尸，隨我債衣食。外相去三尸註一，□（內）①思除六賊。貪望出累身，□□入淨域。②
- 70 生亦只物生，死亦只物□（死）。□□□相知，苦樂何處是？唯見生人悲，未③聞啼哭鬼。以此好□（思）量，未必生勝死。④
- 71 世間不信我，言我□造惡。不能為俗情，和光心自各。財色終不染，⑤妻子不戀著。共□（你）□□（同）塵，至理求不錯。智慧（慧）渾一愚，我心常離⑥縛。君自不識真，余身恒□（坦）樂。⑦
- 72 王二語梵志：俗間无我師，心中不了義，聞者盡不知。我今得開悟⑧，先身已受持。尋經醒無我，披老悟無為。君身自寂滅，君身若死⑨屍。神身一分解，六識自開披。萬事

---

註一：孟可夫第編目此句校作：「管（禹）□□力」。

都無著，伶然无所之。漏盡<sup>⑩</sup>無煩惱，神澄自靡斯。心高鵲共駕，一舉出天池。<sup>⑪</sup>

73 梵志與王生，蜜敦膠桀（漆）友。共喜□（歌）<sup>註二</sup>□（一）樂，同欣詠五柳。適意敘詩書，清<sup>⑫</sup>談盃淥。莫佐頻追逐，只爲相□（知）<sup>註三</sup>久。<sup>⑬</sup>

74 俗人道我癡，我道俗人□（駭）；兩兩相排撥，嚶嚶不可能。世人重榮華，我心今已<sup>⑭</sup>罷；惟有如意珠，撩渠不肯買。耽（耽）浮□（五）欲樂，幾許難開解。嗟世俗難有，<sup>⑮</sup>爲住煩惱處，塵危三業鄩。心造恆遊生死因，不覺四蛇六賊藏身內，<sup>⑯</sup>貪癡五欲競相催。

王梵志迴波樂<sup>⑰</sup>

75 迴波來時大賊，不如持心斷惑，縱使誦經千卷，眼裏見經不識；不解佛<sup>⑱</sup>法大意，徒勞排文數黑。頭陀蘭若精進，希望後世功德；持心卽是<sup>⑲</sup>大患，聖道何由可尅？若悟生死之夢，一切求心皆息。<sup>⑳</sup>

76 法性大海如如，風吹波浪蕩渠；我今不生不滅，於中不覺愚夫。增（憎）惡若<sup>㉑</sup>爲是惡，無始流浪三塗；迷人失路但坐，不見六道清虛。<sup>㉒</sup>

77 心本無雙無俛<sup>註四</sup>，深難到底淵洪，無來無去不住，猗（猶）如法性虛空，復能<sup>㉓</sup>出生諸法，不遲不疾容容。幸願諸人思持，自然法性通同。<sup>㉔</sup>

78 但令但貪但呼，波（般）若法水不沾；醉時安眠大道，誰能向我停居？八苦變<sup>㉕</sup>成甘露，解脫更欲何須；萬法歸依一相，安然獨坐四衢。<sup>㉖</sup>

79 凡夫有喜有慮，少樂終日懷愁？一朝不報明冥，常作千歲遮頭。財色△（只）<sup>㉗</sup>緣不足，晝夜捫捫規求；如水流向東海，不知何時可休？<sup>㉘</sup>

80 不語諦觀如來，逍遙獨脫塵埃；合眼任心樹下，跏趺端坐花臺。不懼前<sup>㉙</sup>後二際，豈著水火三災；〔只〕勸遣榮樂靖（靜）坐，莫戀妻子錢財。稱體<sup>㉚</sup>寶衣三事，等身錫杖一枚；常持智惠（慧）刀劍，逢者眼目卽開。

81 法性本來常存，茫茫無有邊畔。安身取捨之中，被他<sup>八十</sup>二境<sup>㉛</sup>迴換。般（斂）念<sup>㉜</sup>定想坐禪，攝意安心覺觀。木人機關修道，何時可到彼岸？忽悟<sup>㉝</sup>諸法體空，欲似熱病得汗。

註二：「歌」字據第九十五行抄重處校。

註三：「知」字據第九十六行抄重處校。

註四：「俛」，原抄作「使」。本詩原卷如下點斷：「心本無雙無俛。深難到底。淵洪無來無去。不住猶如。法性虛空。復能生出諸法。不遲不疾容容。幸願諸人思持。自然法性通同。」

- 無智人前莫說，打破君頭萬段。③④
- 82 隱去來，尋空有，空有必（畢）竟兩無名，二境安心欲何守？不長不短鑒空心，若③⑤見空心還是有，空有俱遣法無依，智者融心自安偶。隱去來，勿浪波波起。③⑥
- 83 隱去來，隱去遊朝市。不離煩惱原，無希真妙理。對境息貪癡，何假求③⑦高士？是非不二見，法界同昆季。隱去來，大樂無基心。③⑧
- 84 教君有男女，但令遣出家。如山覆一壩，似草始正牙（芽）。剃頭並去髮，脫俗服袈裟。③⑨聞鐘即禮拜，見佛獻香花。不思五等貴，寧貪駟馬車？此即菩提道，何處④⑩覓佛家？
- 85 危身不自在，猶如脆風壞。命盡體歸土，形移更受胎。猶如④⑪空盡月，凡數幾千迴。換皮不識面，知作阿誰來？④⑫
- 86 若個達苦空？世間無有一。不見己身非，唯都他家失。貪兒覓長命，論時④⑬熟癡漢；終歸不免死，受苦無崖畔；非但少衣食，王役偏差喚。不如早④⑭殮（殯）地，愁苦一時散。
- 87 世間何物親？妻子貴於珍；一朝身命謝，萬事④⑮不由人。財錢任他用，眷屬不隨身；何須人哭我，終是一聚塵。④⑯
- 88 可惜千金身，從來不懼罪。見善不肯爲，值惡便當惹；煞豬請恩福，寧④⑰知自損已？所以有貧富，良田（由）先業起。
- 89 夢遊萬里自然，覺罷百④⑱事憂煎。欲見神身分別，思此即在眼前。聖人無夢無想，達士无我无④⑲緣；且寄身爲庵屋，就裏養出神仙。
- 90 多緣饒煩惱，省事得心安；④⑳若能絕妄想，果成堅固林。捨耶歸六趣，畢竟去貪嗔；無塵復無垢，㉑何慮不成真？
- 91 不愁天堂遠，非愁地獄虛，心中一種懼，唯怕土菴廬。迥靜㉒紅（洪）荒外，寂寂遠村墟；泉門一閉後，開日定知無。
- 92 自有無用身，觀他有用體，子〔細〕 ㉓細好推尋，論時幾許駭。佛性五蔭中，眼看心不解，終日求有爲，屈屈向他禮。㉔
- 93 壯年凡幾日？死去入土菴，論情即今漢，各各悉癡忙。唯緣二升米，是處即㉕生貪。禮佛遙言之。彼角仍圖攤。貪錢險不避，逐法易成難。即今不如此，㉖寧隨體上寒。乍可

無餘仗，願得一身安。無爲日日悟，解脫朝朝喰（餐）。死去天〔堂〕<sup>⑤7</sup>堂上，遣你斫額看。

94 若能無著卽如來，身中寶藏自然開；一切生死<sup>⑤8</sup>皆消滅，判不更畏受胞胎。悞（悟）時刹那不移慮，父子相見付珍財；眾魔外道<sup>⑤9</sup>皆寶仗，諸天空中唱善哉。

95 世人重金玉，余希衣內珍；細細辭名利，潮<sup>⑥0</sup>漸遠羣塵。貪癡日日滅，智境朝朝新；語你世上漢，阿都是良田。<sup>⑥1</sup>

96 王二與世人，俱來就梵志；非爲貪與賞，與你論愚智。凡夫累劫中，不解思量事；<sup>⑥2</sup>見善不肯爲，見惡喜無睡；昏昏似夢人，未飲恆如醉。<sup>⑥3</sup>

97 榮利皆悉爭，畏死復貪生，心神爲俗網（網），蠢蠢暗中行。寄言虛妄者，何日出迷坑？<sup>⑥4</sup>

98 他見見我見，我見見他見，二見亦自見，不見喜中面。手把車釧鏡，終日向外看；<sup>⑥5</sup>唯見他長短，不肯自洮練。竟竟口合合，猶如冶排扇。逢人卽作動，心舌常<sup>⑥6</sup>交戰，不肯自看看，身身善不善？如此癡冥人，只是可惡賤。勸君學修道，<sup>⑥7</sup>含食但自嚥，且拔已飢渴，五邪邪毒箭。獲得身中病，應時乃一現，安住解<sup>⑥8</sup>脫中，無礙未別見。住是分別有，任用法界遍。縱起六十二，非由無罪殿。所以得如斯，<sup>⑥9</sup>有大善方便。

99 人生一世裏，能得幾時活？迴已審思量，何忍相劫奪？<sup>⑦0</sup>自命惜求死，煞他不記活。布施覓聲名，不肯救飢渴。口道願生天，不免地獄撮。<sup>⑦1</sup>禮佛至頂盡，終歸被脣割。一往陷三塗，窮劫不得脫。寄語世間人，可可浪夸闊？<sup>⑦2</sup>各願尋其本，努力棄劫末；迴心一念頃，萬事卽解脫。<sup>⑦3</sup>

100 我不畏惡名，惡名不須畏；四大亦無主，信你痛謗誹。你自之於我，於我何所費？不辭應對<sup>⑦4</sup>你，至到無氣味。一百

101 可笑世間人，爲言恆不死。貪□（慳）<sup>註五</sup>不知休，相憎不解止。背地道他非<sup>⑦5</sup>，對面伊不是；埋著黃蒿中，猶成蒲媚鬼。

102 一旦遊塵境，念俗愛榮華；不<sup>⑦6</sup>覺三塗苦；八難更來遮；飄流生死海，託受在毛家；食薑（蔞）無厭足，頭上著繩麻。<sup>⑦7</sup>

103 縱使千乘君，終齊一箇死；縱令萬品食，終同一種屎。釋迦窮八字，老君守一理；若<sup>⑦8</sup>

---

註五：原作「慳」，抹去，旁改字漫漶。

欲離死生，當須急思此。百□(三)

104 夜夢與晝遊，本不相知爾；夢惡便生懊，夢好⑦⑨覺便喜。你信齋戒身，本自不識你；欲驗死更生，方斯以類此。⑧⑩

105 你今意況大聰，不語修道有功，亦無二邊不著，亦復不住太空。眾生不解⑧⑪執有，只爲心裏不通；迷人已南作北，又亦不辯（辨）西東；念箇癡人學道，⑧⑫終日竟竟忿忿；只都小兒無智，何異世諦盲聵？⑧⑬

106 大丈夫，遊蕩出三途，榮名何足捨，妻子主（有）如無。法忍先將三毒共，佛性〔一〕  
⑧⑭常與六情俱。但信研心性妙寶，何煩衣外覓明珠 註六？⑧⑮

107 大丈夫，性識本清虛，無心妨世事，觸物任情居。⑧⑯

108 學問莫倚聰明，打卻我慢貢高，出家解脫無年，永離三界逍遙。坐⑧⑰禪解空無相，皆皆實覓□□，○○○○○○○，○○○○□□。法界以爲⑧⑱家舍，任從自在縹（條）條，形□□ ⑧⑲

109 慎事罪不生，忍嗔必有○，○○○○○○○○○○○○○○○○○○⑧⑳部，捉此用爲心，高□□□□□□□□□□ ⑧㉑

74 俗人道我癡，我道俗人騃，兩兩相排撥，嚶囉不可解。世人重榮華，我⑧㉒心今已罷，唯有如意珠，撩渠不肯買。耽（耽）浮五欲樂，幾許難開解。嗟世⑧㉓俗難有有，爲住煩惱處，塵危三業障，心造恆遊生死因，不覺四蛇六賊藏身內，⑧㉔貪癡五欲競相催。 註七

73 梵志與王生，蜜敦膠桀（漆）友，共喜歌一樂，⑧㉕同欣詠五柳。適意敘詩書，清談盃滌酒；莫恠頻追逐，只爲相知久。 註八 ⑧㉖

110 眾生發大願，○○○○○，○○在前亡，論時依大道。病得子孫扶⑧㉗，○○○○○，○○○○○，□□更懊惱。⑧㉘

111 ○○○○○，○○○○錯，終歸一聚塵，何用深棺槨？土下螻蟻食，⑧㉙但○○○，○○○○□，平章自埋卻。⑧㉚

112 ○○○○○，兒大君須死，天使遣如然，兩俱不得止。愚夫無所知，欲得□⑧㉛○○，○

註六：末二句原卷作如下點斷：「但信研心性。妙寶何煩。衣外覓明珠。」

註七：此首抄重。原卷殘缺，有旁點處字缺去，據前73首補。

註八：此首抄重。原卷殘缺，有旁點處字缺去，據前74首補。

○○○○，○○○○○。兒子有亦好，無亦甚其精，有時愁⑩○○，○○○○不愁你，亦是一種大星星。⑪

113 ○○○□□，並是天斟（斟）酌；貯積擬孫兒，論時幾許錯。死活並由天，貧富⑫○○○，○（己）餓畏兒飢，從頭少一杓。⑬

大曆六年五月 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 沙門法忍⑭寫之記。我忍法光馬說。

註九 ⑭

---

註九：「我忍法光馬說」六字朱墨寫，與原抄本字迹不同，為後人加上者。

## 法忍抄本殘卷王梵志詩書後

現存肯定爲王志梵詩的古寫卷共廿六件，計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十一卷，倫敦在英國圖書館藏十卷，奈良寧樂美術館藏一卷，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藏四卷。此外還有疑似王梵志詩四卷<sup>①</sup>，但這只是所知見有限的資料而言，恐怕實際不只此數。

一九二五年，劉復的《敦煌掇瑣》收巴黎藏部分王梵志詩卷子<sup>②</sup>，王梵志詩寫卷首次面世。後經中外學者繼續發掘和研究，新資料不斷出現，成果亦極可觀。但限於條件，整理和研究者只能用部分卷子。至一九八二年戴密微的《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出版<sup>③</sup>，首次將巴黎倫敦藏的王梵志詩卷子全面收集校訂，整理出定本，並翻譯成法文。一九八三年張錫厚的《王梵志詩校輯》面世，除全面收錄巴黎倫敦資料外，又兼語錄詩話筆記中記錄的王梵志詩。附編中廣輯中外學人研究王梵志詩的基本論點，並附《王梵志詩語辭索引》，是一部相當完整的王梵志詩資料匯編。戴、張二位的書前序和前言，都對王梵志詩提出全面的看法，但皆以校釋爲主。一九八四年朱鳳玉提出了《王梵志詩研究》的博士論文，論文分《研究篇》和《校注篇》兩部分，前者對王梵志詩進行全面的研究，後者則在戴、張二書的基礎上，對

①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王梵志詩卷子爲：伯二六〇七、二七一八、二八四二 Bis、二九一四、三二一一、三二六六、三五五八、三六五六、三七一六、三八三三、四〇九四。

倫敦英國圖書館藏卷爲：斯七七八、一三九九、二七一〇、三三九三、四六六九、五四四一、五四七四、五六四一、五七九四、五七九六。

列寧格勒藏卷：列一四五六、一四八七、一四八八、二八七一。

疑似王梵志體詩卷爲：伯三四一八、三七二四，斯六〇三二，列二八五二共四卷。按此四卷一般均編入王梵志詩中，且用作判定王梵志時代之重要資料，但我以爲既沒有確實證據，還是存疑好。如編王梵志詩集，作爲附錄是可以的，而且還可在敦煌抄卷中，找到其它類近的卷子附入。又有關以上各卷情況描述，可參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下稱《張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之《附編，敦煌寫本王梵志詩原卷簡況》，頁二三六一—二四七。又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上冊（下稱《朱研》，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六）《緒論篇，第二章敦煌寫卷王梵志詩敘錄》，頁二三—四一。

② 劉復編《敦煌掇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二五，《瑣三〇》爲伯三四一八，《瑣三一》爲伯二二一一，《瑣三二》爲伯二七一八。

③ PAUL DEMIÉVILLE, *L'œuvre de Wang le Zélateur (Wang Fanzhi) suivie des instructions de l'Al-Kong Kia-Kiao*, Paris, I. H. E. C. 1982

王梵志詩作校注。除了利用巴黎倫敦以及詩錄筆記詩話已知資料外，又採用日本寧樂博物館的卷子<sup>④</sup>。可以說除了蘇聯藏卷，其它已知資料，都一網打盡了。

自孟列夫等編列寧格勒《亞洲人民學院敦煌漢文寫本目錄》面世以來，其中列一四五六沙門法忍抄王梵志詩一卷，即廣為學術界所注目，研究者除用該目錄資料及所附影本一紙外，均以未能應用此卷全部資料為憾。張錫厚據該目錄記述發現，其列一四八七、列一四八八、列二八七一，亦均為王梵志詩，列二八五二則為王梵志體詩<sup>⑤</sup>。以上四卷所存詩皆與巴黎倫敦所藏王梵志詩相同，其中有部分異文，可供校勘使用，但不是新見材料。蘇聯藏卷中，只有列一四五六，為王梵志詩之新材料。筆者是多年來即注意到敦煌卷子中的俗文學資料，並托朋儕多方收集，近得友人惠抄列一四五六王梵志詩卷，大喜過望，因稍加整理，為石禪師壽。石禪師長年致力於敦煌學研究，對王梵志詩興趣甚濃，除指導朱鳳玉完成王梵志詩研究論文外，又親自撰寫研究多篇，且曾言及有意作全面整理。則此項新資料，想必為石禪師所喜聞樂見。筆者在整理此一卷子之餘，略有所見，因草此文，就正於石禪師，並祈其它方家，不吝指教。

### (一) 法忍抄王梵志詩殘卷及其價值

《亞洲人民學院敦煌漢文寫本目錄》<sup>⑥</sup>第一冊頁五七三對此卷作如下描述：

一四五六 王梵志詩一一〇首

與翟理斯編目七一四八、七一九七——七一九九及《敦煌掇瑣》第三二號，並皆不同。

紙捲……無開頭。三頁，一〇七行，每行二六字。紙黃色，精緻，但不光滑。最後一頁很精細，但嚴重損傷……。行界由摺疊而成，楷書，微細。詩歌照例不標題，其中有一個以「王梵志迴波樂」標題。在原卷中，八十首和一百首處加了符號。據此符號，本卷係從六七首起。紅色筆與黑色筆的符號均有，開始為墨漬所污。最後附見寫者名字

④ 朱鳳玉說她由松尾良樹，《王梵志詩韻譜》（《均社論叢一〇：小川環樹先生古稀紀念號》，一九八一年十月，頁一七七——一九九）獲知寧樂本的存在，參《朱研》，頁一四。

⑤ 《張輯》，頁二二二——二二五。

⑥

兩行：「大曆六年五月 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沙門法忍寫之記」。（七七一年）

又用色筆註：「我忍法光馬說」。

原卷自「我今一身內，修營等一國。管禹（？）□□力，險我償衣食。外相去三尸」，至「畏兒飢，從頭少一杓」止。<sup>⑦</sup>

按就抄本看來，此卷各行字數頗不一律（參校本），「每行二六字」大概指平均數。此卷第三十一行下有小字標明「八十」，第七十五行有小字「一百」，第七十九行有小字「百□（三？）」，皆於詩尾標明首次。依此回推，此卷前缺，所存首行「我今一身內」詩，應是第六十九首而非第六十七首。因此卷各詩多另行起，即抄於同一行，亦皆留空位，極易分辨。且各詩前起首處又用朱（？）墨點過也。原卷末頁破損過甚，自第一〇七首（第八十六行）起，已不易分首。第九十二行自「俗人道我癡」起，實則為第七十四首（第十四行）詩重抄，故前有粗筆括出，示刪去。此詩至第九十五行「五欲競相催」止。其殘缺處，可據前第十四行至十七行補。第九十五行「催」字下〇五、六字，抄另一詩「〇（梵）□（志）與王生」一詩，至隔行「只為相知〇（久）」止，實為前已抄詩第七十三首（第十二—第十三行）。因重出，故有粗筆括出，示意刪去。（參「目錄」第二冊，圖版十二及本文之圖片）此卷為同一筆迹抄錄而抄重，且重錄處在中間，先第七十四首，再回抄第七十三首，甚可怪也。究竟除此二詩外那有沒有重抄？一方面因尾末破損，看不到其它的刪削符號，另一方面又卷前半部缺，無從比較。除第七十四、第七十三重複不能連接要算外，照順序，第九十行「慎事罪不生」應為第一〇八首，第九十七行「眾生發大願」為第一一〇首，至第一〇四行「〇〇□□，並是天斟酌」則應為第一一三首。但按法忍題記「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究竟是因為法忍只記概略，還是用為其中有應為一詩而被我們分成二詩的？此卷第一〇二、第一〇三、第一〇六、第一〇七、第一〇七、第一〇八首，或可考慮合一，但各首前都有朱墨點過，示意為各詩之開頭。當然還有重抄詩的可能，就像上面所分析過的一樣。總之，如法忍實抄百一十首詩，前面缺去六十八首，實存四十二首，其中有二詩重出，而末數詩殘闕不全。據圖版卷末朱墨「我忍法光馬說」六字筆迹與原抄者不同，為後來加上去的。

此卷肯定為王梵志詩，除了有法忍的題記，卷內「王梵志迴波樂」的標題外，第七十二首謂「王二語梵志」（第八行），第七十三首稱「梵志與王生」（第十二行），第九十六首

⑦ 譯文據《張輯》，頁二二二——二二三錄入。按《張輯》此節署「邵宜譯」（頁二二五）。

「王二與世人，俱來就梵志」（第六十二行）皆是確證。此卷價值，諸家論之甚詳，大致有下列數端：

(一)在有明確紀年的王梵志抄卷中，此卷年代最早。按署有明確紀年的卷子，依其時代先後排列如下：

- (1)公曆八九六年 伯三二一一有「乾寧三年歲丙辰二月十九日學士郎汜賢信書記之也」之題記。
- (2)公曆九三〇年 伯三七一六有「天成五年庚寅歲五月十五日敦煌伎術院禮生張儒通」題記。<sup>⑧</sup>
- (3)公曆九三八 斯二七一〇有「清泰三年丁酉歲十二月舍書吳儒賢從頭目自續汜富川」題記。
- (4)公曆九四九年 伯四〇九四有「維大漢乾佑二年歲當己酉……」題記。
- (5)公曆九七〇或九七二年 伯二七一八有「開寶參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術院弟子閻海真自手書記」題記。<sup>⑨</sup>
- (6)公曆九七八年 斯五四四一及斯五六四一卷內有「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四月十日記孔目學仕郎陰奴兒自手寫季布一卷」題記。

而此卷抄於大曆六年五月（公曆七七一年），較伯三二一一早一百二十五年。王梵志詩抄卷中還有只署干支或完全不署日期的卷子，抄寫的時間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就掌握到的情況看來，極可能都遲於此卷，但還有待證實。

(二)此卷提供完整的「迴波樂」資料。任半塘曰：

首先當知「迴波樂」乃唐承北魏之舞曲，源出兵間之「下兵詞」，六言四句之聲詩體。《聲詩集》僅收到同調四辭而已，皆初唐人作，開端皆不離「迴波爾時」四字之定型。清張宗櫚的《詞林紀事》一：「《教坊記》，開元時有《迴波樂》，其實起於中宗時矣」。按今傳本《教坊記》內，僅兩見正曲之名而已，即張氏所謂「開元時始有詩《迴波樂》也」。<sup>⑩</sup>

⑧ 按天成只有四年沒有五年，天成五年庚寅，實為長興一年。敦煌偏遠，交通不便，訊息不甚靈通，中央政府改朝換代不能很快獲知，敦煌卷子疑記用未改易年號者常有所見，此即一例。

⑨ 按開寶參年干支為庚午而非壬申，壬申為開寶伍年。參年壬申二種紀年應有一錯。如以參年為正確，則指九七〇年，否則為九七二年。因沒有其它證據可確定何者為正，何者為誤，故並舉。

⑩ 據《張輯》頁二六一——二六二轉引。《張輯》引自任氏《敦煌歌辭集總編》手稿本。

按此卷第七十五首（行十七至廿）既有題目爲《王梵志迴波樂》，其爲《迴波樂》自可無疑，且首句作「迴波來時大賊」更爲確證，而此首爲六言十二句，非如《唐詩》所歸納出的「六言，四句」。或《隋唐嘉話》所引，僅爲其中一節。又此卷接下第七十六首至第八十一首詩，都是六言，或八句或十二句，是否爲《迴波樂》，亦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此卷爲我們點明王二的身分。按伯二九一四有詩：「王二羊（佯）年少，梵志亦不惡，借問金（今）時人，阿誰肯伏弱」？戴密微在注中謂「王二是王梵志的弟弟。」<sup>①</sup>朱鳳玉則謂：「按『王二』疑爲詩人創作時隨手拈來的一個姓名，就如同今人稱呼『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一樣，恐非特定人物、姓名。」<sup>②</sup>但據此卷詩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九十六首看來，王二確有其人，是王梵志的徒弟（「王二與世人，俱來就梵志」，同道，本身亦是知識分子（「同喜□（歌）□樂，同欣詠五柳。適意敘詩書，清淡盃綠酒」，是王梵志的「相知」，和他誼在師友之間。

## （二）王梵志詩的作者及其他

已整理出來的王梵志詩卷子，大致可分爲下列四個系統：

### （一）上中下三卷本

卷上並序有下列各抄卷：斯七七八、斯五七九六，斯一三九九，斯五四七四。前二卷前完後缺，後二卷前後殘缺。

卷中有下列各卷：斯五四四一——，斯五四四一，伯三二一一，其中首二卷可綴合，前完後缺，後一半前後皆殘。依卷前序，此本「目錄雖則數條，制詩三百餘首」。但現存的上中卷皆不全，下卷仍未發現，存詩不足四分之一。

（二）卷條一、卷第二、卷第三之三卷本，現在存卷第三，計有伯二九一四 a、伯三八三三、列一四七八，列二八七一四號，除伯二九一四 a 首殘尾完外，其它各卷首尾皆殘。

（三）一卷本，計有下列各號斯二七一〇、斯三三九三、斯四六六九、斯五七九四、伯二六〇七 v、伯二七一八、伯二八四二、bis，伯二九一四 b、伯三五五八、伯三六五六、伯三七一六 v、伯四〇九四、列一四八八、日本寧樂館本共十五號。此卷完整。

<sup>①</sup> 同③，頁三〇五。

<sup>②</sup> 《朱研》，頁一〇四。

四法忍抄卷，即列一四五六，前殘後完。

此外，藤原佐世編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卅九「別集家」著錄「王梵志集二、王梵志詩二卷」。《宋史·藝文志七·別集類》著錄「王梵志詩一卷」。列在五代人文集間，而上列(三)之一卷本抄本斯二七一〇後伯四〇九四亦有五代抄錄題記。故懷疑《宋史》所著錄者，即為敦煌抄本之一卷本系統的王梵志詩。

現存四系統抄本的王梵志詩，彼此不相雜廁，是個很奇特的現象。要是同一人的詩集，因編者不同，分卷可以不同，但難以避免有重複交錯的地方。各系統間如此涇渭分明，唯一的可能性是代表不同人生階段的詩的結集。但(一)上中下三卷本和(二)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三卷本其實是很不同的。前者，如序所標示：「但言時事，不尚虛談」，所涉及的是較下層的生活、女冠、道人、尼、佐吏、五里官、村頭、府兵、商人等等。後者則較多言哲理，涉及的階層亦比前為高，榮官、三官、御史等。如將詩看成生活的記錄，二個集子反映出詩人的生活很不一樣，而且詩風亦異，看來不是同一人的創作。至於一卷本和二種三卷本差別更大，此卷收入的都是世俗格言詩，作為教育的用途，多和蒙書一道抄錄，如敦煌卷子的《太公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一類。故載密微整理王梵志詩，亦同時收入《太公家教》、《武王家教》。朱鳳玉亦將王梵志詩與上述諸蒙書作比較研究。<sup>⑬</sup>一卷本的世俗性較強，和三卷本及法忍本的出世、超脫有很大的差異。如對酒，一卷本第七十七首：「飲酒是癡報，如人落糞坑；情知有不淨，豈合岸頭行。」<sup>⑭</sup>他本詩酒風流的說法大相逕庭的。此卷詩風，亦與各本不同，宋史藝文志將此卷作五代人的著作列入，也不是沒根據的。這也加強了我們以各本王梵志詩不是同一人創作的設想。

既然不是同一人的創作，又為怎麼都稱為王梵志詩嗎？我想梵志詩在這裏，應作梵志體的詩來了解。最遲在宋代，詩中已有梵志一體，用以指變種通俗禪門詩。鄭振鐸指出「梵志在唐，不僅民間盛傳之，那大詩人們也受其影響。王維詩《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並示學人二首》，注云：『梵志體』<sup>⑮</sup>。任本增則謂「實則『梵志體』三字，僅見於劉須溪選本《唐王右丞集》，移在題目一行之下端，曰：『二首梵志體』，他本皆未見。」<sup>⑯</sup>須溪宋人，即如

<sup>⑬</sup> 《朱研》，頁二七二——二八五。

<sup>⑭</sup> 《張輯》，頁一三七。

<sup>⑮</sup> 轉引自《張輯》，頁二六〇。

<sup>⑯</sup> 轉引自《張輯》，頁二六二。

任本增言，是時已有「梵志體」名稱出現。按敦煌寫卷《歷代法寶記》（伯二一二五，斯五一六）無住禪師（七一四——七七四）條及另一佛書寫卷（伯三八七六）皆引及王梵志詩。唐皎然（七三〇——七九九）《詩式、跌宕格、駭俗品》、唐范攄《雲谿友議、卷下、蜀僧喻》條、宋李存勗《天聖廣燈錄》卷十五《風穴延沼》條，何光遠《鑑誠錄》卷十《見世報》條，彭乘《續墨客揮犀》、費昶《梁谿漫志》卷十《王梵志》條，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十四《諧謔》條、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卷五十六、慧洪《林間錄》、《冷齋夜話》、曉瑩《雲臥紀譚》，黃庭堅《山谷題跋》、陳巖肖《庚溪詩話》，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七十三、元陶宗儀《說郛》卷一、卷七九、卷八一、明楊慎《禪林鈎玄》之《禪藻記荊》、焦竑《焦氏類林》、何春夢《餘冬錄》之《雜述》條、佚名《比事摘錄》、鄭瑄《昨非庵日纂》，清高士奇《江邨消夏錄》卷二、俞樾《茶香室叢鈔》等皆引到梵志詩。<sup>⑭</sup>唐五代，後各書，輾轉抄引，多有重複，間有改易，張錫厚及朱鳳玉集中整理，得三十七首。可稱為王梵志詩之集外集，為王詩的第五個系統。<sup>⑮</sup>這些詩有二個特點：（一）無一首與抄卷王梵志詩相同者；（二）不少詩引者雖說為王梵志之詩，但別的資料又特定掛在別人名下。就記錄顯示，黃庭堅是王梵志詩的愛好者，盛讚王梵志的「翻著襪法」，且曾改梵志詩，<sup>⑯</sup>清士奇《江邨銷夏錄》卷二記曾見山谷書寫的王梵志詩十一首，後有董其昌題記，謂為真迹。<sup>⑰</sup>而所錄十一首詩，和南唐招慶寺靜、筠二禪德所編《祖堂集》卷三唐懶瓚和尚（六五〇——七三九）的《樂道歌》大同小異。此歌又載《景德傳燈錄》卷三十，題作《南嶽懶瓚和尚歌》。《天聖唐燈錄》卷十五「風穴延沼」條所載風穴禪師引梵志詩，在《古尊宿語錄》第七《風穴禪師語錄》中，則謂所引為寒山詩。<sup>⑱</sup>而此詩既不見於現存梵志詩，亦不見於寒山詩集。以上所舉梵志詩二個特點，如以梵志詩指梵志體詩，非一個人的作品來了解，就很自然了。

梵志體詩而創始者是王梵志，就是五代馮翊子《桂苑叢說》所引唐人的《史遺》（或《

⑭ 引自《張輯》，頁一八七——二〇四。及《朱研》下《校注篇》（稿本），頁四六三——四七四。此處並引各書，並沒嚴格依時代先後排列。

⑮ 同上。

⑯ 參《張輯》之《王梵志詩評述摘輯》中所引阮閱《詩話總龜》、曉瑩《雲臥紀譚》，費昶《梁谿漫志》等，頁二五五——二五八。

⑰ 參何文廣《王梵志詩拾遺》載《文獻》，第十二輯（一九八二年六月），頁二五四——二五六。可參註⑭。

⑱ 參《朱研》，頁七七。又參註⑭。

逸史》)記載「衛州黎陽人也」,生於隋時的那一位。此記載和敦煌抄卷伯四九七八「王道祭楊筠文」這篇遊戲文字所載時代和地點相合。<sup>②</sup>可知《桂苑叢說》所記者雖為傳說,但是有來源而非憑空捏造的。再據王梵志詩的「佐吏非臺補」、「天下惡官職,不過是府兵」、「開通萬里達,元寶出青黃」等提及歷史事實的詩來判斷他的時代,<sup>③</sup>亦可確定黎陽王梵志,是位活動於唐初的詩人。但不同系統的詩,可能有不同的作者,那是在梵志體詩廣為流行後的作品,其思想風格各別,但亦稱為梵志體詩。一卷本的系統就最明顯了。這樣的構想可以較合理地解釋現存的資料,但和入矢義高以王梵志是天寶、大曆年間的人的想法不同。入矢義高說:「我認為王梵志這個人物,更正確地說《王梵志集》的原作者,就是這種叫做化俗法師的人。在我的想像中,他是個不屬於任何特定僧人團體,也不奉行任何宗教的遊化僧,至少他也不屬專門的、職業的僧侶階段。」<sup>④</sup>菊池英夫在《王梵志詩集和山上憶良〈貧窮問答歌〉之研究》一文中指出:「每一詩輯原卷的名稱都是王梵志詩集,但其編纂時間卻不同,也許是產生於唐、宋之間,當時人們喜好將不同的詩或歌謠以及警語冠上相同的名稱,而假託王梵志的名字來出版。因此我們不可能找出一個特定的人做為用同一名稱發行的各種詩輯中所有詩、歌謠的作者。我不得不指出費盡心思來追查該文作者(王梵志)的生平將徒勞無功,而且也沒有必要的」<sup>⑤</sup>。不同系統的王梵志詩集,互不重複,思想風格亦各有不同,因而被看成非一人的作品是合理的。但因此將同一系統思想風格統一的作品看成錯湊不同的作品編出來,進而否定王梵志之存在,則和現存資料相矛盾。這只是由傳統上將不同系統所有的王梵志詩看成同一個人的作品的觀點,不同解釋現存的資料,因而走向另一極端全盤

② 此祭文之研究參:

Wu Chi-yu., Un Manuscrit de Touen-houang concernant Wang-Fan-tche. *Toung Pao*, XLVI3-5 1959. PP. 397-401.

《朱研》頁六七——六九。

黃永年,《釋敦煌寫本王道祭楊筠文——並論有關王梵志的考證》,載《古籍整理與研究》,創刊號,頁二五——三十。

③ 最早用這些詩句所顯示的歷史事實,來研究詩出現時期的是楊公駿的《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一書。楊氏據《敦煌掇瑣》所錄資料作考證,指出這些詩出現於初唐至玄宗朝。是民歌。說王梵志詩是民歌自然不對,但他用大量史料對這些詩作考訂,對研究很有幫助。可惜注意的人不多。

④ 入矢義高《王梵志について》上、下,載《中國文學報》第三(一九五五)、第四期(一九五六)。  
。《張輯》頁二六七——二七九,有張沅譯,徐東鑒校的節譯本。此段據頁二七六轉錄。

⑤ 此段據《朱研》頁五九——六〇轉引。

否定。但這種完全相反的論點，和傳統的論點一樣不能解釋現存的資料。至於編纂，「假在王梵志的名字來出版」云云，純屬現代人的想像。

### (三) 餘 論

後面所附的法忍抄本王梵志詩是據抄本整理出來的，很可惜沒能見到原本，一些有疑問之點不得澄清，只能據抄本判斷，錯漏難免。更可惜的是不能附上影印本，供閱者檢查。我總以為整理古抄本，除了將成果拿出來外，更重要的是連原卷都影印出來。如此讀者可據影印本和整理出來的結果作比較，提出疑問，糾正整理者的錯失。這樣集合多人意見，整理本就會愈來愈完善，愈接近原卷的面貌。但這種處理方法目前還未成為風氣，更多的時候是整理者只將成果端出來，不同整理者得到不同的結果，有些問題或可據別的資料判定，但亦有不少問題，不見原卷，則此也是一是非，彼亦是一是非，是很難下判語的。因此使得研究工作員在平面發展，而不能積累，愈來愈精。敦煌卷子目前還不是一般人能較易讀到的資料，研究者既得到卷子資料，加以校讀研究，在發表成果的同時將原卷影印出來。則讀者亦同時參加檢證的工作了。理想的敦煌卷子整理應包括：原卷影印本，校勘注釋本和研究三個部分，如是較大規模的整理：（如王梵志詩，如敦煌曲子詞等）能加詞語索引，則更完美。我們期待著包括以上四項的王梵志詩校輯本的出現。

至於目前這個法忍抄本，限於條件，不能有影印本，是最大的遺憾。好在列寧格勒的著名漢學家子可夫，研究王梵志詩十多年了，相信很快就會發表研究成果，屆時，我們會看到這個法忍抄卷的影印本吧。